弢槃集文錄

攷槃集文錄卷四

序

漢學商兌序

近世有爲漢學攷證者著書以闢宋儒攻朱子爲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爲厲禁海內名卿鉅公高才碩學數十家遞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飛條競欲咀嚼究其所以爲之罪者不過三端一則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爲害於家國一則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墮於空虛心學禪宗爲歧於聖道一則以其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疏不學爲荒於經術而其人所以爲言之情亦有數等若黃東發萬季野顧亭林輩自是目擊

時倣意有所激刱爲救病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楊用修焦弱侯毛大可輩則出於淺肆矜名漢妒宋史刱立道學傳若加乎儒林之上緣隙奮筆忿設詖辭若夫好學而愚智不足以識眞如東吳惠氏武進臧氏則爲闇於是非自是以來漢學大盛新編林立聲氣扇和專與宋儒爲水火而其人類皆以鴻名博學爲士林所重馳騁筆舌弗賓百家遂使數十年閒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爲之大障歷觀諸家之書所以標宗旨峻門戶上援通賢下讋流俗衆口一舌不出於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棄本貴末違戾詆誣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一切抹撥 曰經實足亂經名爲衞道實則叛

道昔孟子不得已而好辨欲以息邪說正人心竊以孔子沒後千五百餘歲經義學脈至宋儒講辨始得聖人之真平心而論程朱數子廓清之功實爲既周以來一大治令諸人邊見傎倒利本之顚必欲尋漢人紛歧異說復汩亂而晦蝕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於世教學術百倍於禪與心學又若李塨等以講學不同乃至說經必故與宋人相反雖行詖可尙而妒惑任情亦所不解東樹居恆感激思有以彌縫其失顧寡昧不學孤蹤遠竄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力之弗勝也要心有難已輒就知識所逮掇拾辨論以啟其端俟世有眞儒出而大正焉儻亦識小之在人而爲

朶獲所不棄與

漢學商兌後序

三代以上無經之名經始於周公孔子樂正崇四術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及至春秋舊法已亡舊俗已熄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孔子懼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義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經也孔子雖未嘗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於人者莫非春秋之義也衛君待子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季氏伐顓臾旅泰山則使欲止之此皆春秋之義也至於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論語卒篇載堯曰一章栁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常諷道之

辭云爾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故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經之爲道不同而其以致用則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及秦兼天下所狃詐之俗肆暴虐之威遂乃蕩滅先王之典法焚燒詩書於時不特經之用不興並其文字而彡滅之矣漢興購非遺經於是羣經始稍稍復出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淹中或得之循儒之口授而固已殘闕失次斷爛不全稹其時一二老師

大儒辛勤補綴修明而葺治之於是易有四家書與詩三家禮春秋兩家號爲十四博士則章句所由興家法所由異漢儒之功萬世不可沒矣自是而至東京魏晉以逮於南北朝絫代諸儒遞相衍說辨謚以詳義謚以明而其爲說亦謚以多矣及至唐人乃爲之定本定注作爲釋文綮八代數百年之紛紜一朝而大定焉天下學者耳目心志斬然一齊兼綜條貫垂範百代庶乎天下爲公而可謂之大當也然其於周公孔子之用猶未有以明之也及至宋代程朱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聖人之心而有以得於其精微之際語之無疵行之無弊然後周公孔子之眞體大用如撥雲霧而睹日月

由今而論漢儒宋儒之功竝爲先聖所依賴有精麤而無軒輊蓋時代使然也道隱於小成辨生於末學惑中於狂疾誕起於妄庸自南宋慶元以來朱子旣歿之後微言未絕復有鉅子數輩蠭起於世奮其私智尚其邊見逞其駁雜新慧小辨各私意見務反朱子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體不免於非其於道概乎未嘗有聞焉者也逮於近世爲漢學者其蔽益甚其識益陋其所挾惟取漢儒破碎穿鑿謬說揚其波而汨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張膽惟以詆宋儒攻朱子爲急務要之不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聊相與逞志快意以騖名而已吾嘗譬之經者良苗也漢儒者農夫之勤菑畬者也耕而耘

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穫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資其性命養其軀體益其精神也非漢儒耕之則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則禾稼蔽畝棄於無用而羣生無以資其性命令之爲漢學者則取其遺秉滯穗而復殖之因以笑舂食者之非日夜不息曰吾將以助農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飯先生不得飽弟子長飢以此敎人導之爲愚以此自力固不獲益畢世治經無一言幾於道無一念及於用以爲經之事盡於此耳矣經之意盡於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虛其非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蕩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雖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離於周公孔子其去經也遠矣嘗

觀莊周之陳道術若世無孔子天下將安所止觀漢唐儒者之治經若無程朱天下亦安所止或曰天下之治方術多矣百家往而不反小大精麤六通四辟一曲之士各有所明雖不能無失然大而典章制度小而訓詁名物往往亦有補前儒所未及者何子罪之深也曰昔者周嘗封建諸侯矣諸侯而下爲卿大夫卿大夫而下爲士士之下爲庶人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孫王赧不幸貧弱負責無以歸之逃之洛陽南宮謻臺當是時士庶人有十金之產者因自豪遂欲以問周京之鼎十金之產非不有挾也其罪在於問鼎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今之大全賴程朱出而明之乃

復以其談聞駁辨出死力以詆而毀訾之是何異匹夫負十金之産而欲問周鼎者也是惡知此天下諸侯所莫敢犯也哉故余既明漢儒之有功若彼而復辨諸妄者之失若此後有作者亦足以明余非樂爲是譊譊也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也

節孝總旌錄序

古者司徒掌教在唐虞止有五品在周官盖以三物知仁聖義忠和謂之六德孝友睦姻任恤謂之六行至其教國子也則又有師氏至敏孝德友順等行而所以攷其德行道藝以興賢者能者則專以統於鄉大夫由是族師則書其孝友睦

嫺有學問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自內及外則有小行人以五物登其書以周知天下之故先王之教詳矣而皆不及婦人然後知其教之尊而有等聖人重大昏以承天地以順陰陽以重似續以坊廉恥以明婦順易首乾坤詩始關雎少儀內則閒及女事先王之端風化至矣而不聞旌表貞節然後又以知其教之順而有倫先王之教尊男而卑女抑陰以伸陽以爲是固卒於其夫者也故以爲之綱而比於君父著三從之義申七出之條其出之之道非止一行也僅於一行而其可出者仍有六則固不得以其一行而賅其衆行也燕燕柏舟之詩其姜季姬諸人偶一見於經非以著其治亂之由即

以愍其人之不幸而固未嘗以是不祥者懸爲至教以風示天下也劉向作列女傳采古賢妃淑媛所以致興亾者以垂鑑誡風切世主其所列者曰賢曰孝曰節曰烈曰慈曰才固不專重一節也厥後史家踵之而作其義率本乎是自後世專重一節於是女子之庸行遂與男子之畸行並重於天下蓋三代以上女婦之賢聖者衆矣而無傳焉者當其常則務自盡而無爲名焉耳故曰中世之所敎已爲上世之所薄而遭變而見偁者非其人之願也及至秦人始嚴著爲禁而亦未有以旌之也故女在室及婦人居常而寡有舅姑在者皆無殉夫之道而後世並旌之雖未合義而愍志行哀煢獨善

善從長固君子所過而許之矣忠厚之道也雖然古者之節
重於男子而略於婦人後世之節謹於婦人而緩於男子人
之大倫五以吾所聞見惟婦死其夫及女子未婚而守貞者
爲多友之能信者差少焉弟之能悌者差少焉臣之能忠者
差少焉子之能孝者絕無而僅有疑余嘗佐修粵志矣見同
局所纂列女至三萬餘人道光八年大中丞江甯鄧公檄修
安徽通志舉江蘇陽武兩縣例題請總旌節孝於是吾邑除
自明以來前已旌者不計外又得三千餘人以是類之凡他
州縣雖其數未審實大略亦不減於是夫以一邑之偏偶婦
女貞節孝烈至數千人之多而瓊顧通都大郡數十百年之

久舉孝子者不得一二焉其他義行如周禮所當書者不得
一二焉嗚呼豈不媿與方其舉節孝也揆之人人之心亦豈
不盡以若所爲者是難能可貴之美行也與而曾不一思吾
之節安在也吾之孝安在也吾之難能而可貴者安在也以
彼節婦非難能可貴故多邪則無以服節婦之心又與本志
不相應以爲己不必有奇行而自有可貴者在邪則其所謂
可貴者何絕不聞也往者吾友梅伯言跋復社姓氏錄嫌其
太多吾以爲不然此通天下而計之也若以郡邑分計之則
亦僅矣夫以通天下之善士不過二千二百餘人而以一邑
節婦之數至且過之不足爲多乎哉而忠臣孝子悌弟義夫

信友數十百年不得一二焉不足爲少乎哉噫其亦反躬內省惕然而一思之也哉毛生甫曰閎整醇博似曾子固

明季殉節坿記序

馬君公寶箸明季殉節坿記若干卷命其友方東樹爲之序馬君是書於諸賢殺身成仁之義　國家旌恩褒善之宏及已所以欲搜補之意既自具論其事作爲序例詳矣思欲償續大義而識庳學陋弗克當其職而措其辭久之乃似有以得其本末之實爰始敢爲之說竊坿於君子尙論之義焉曰吾讀明紀至熹宗歎其政刑之傎倒寺媢嫉傷善之徒接迹居位雖以莊烈愍皇帝之恭勤思治終亦蔽於賢姦之不分

故致忠良凋謝國無與立獨其下禮教信義之俗愈挫愈明在位者旣以身殉國一時士君子及閭閻之義民號呼感憤捐軀捨命卒不忍渝其守欺其志以殉節義者無地無之以余所見稗乘野錄及各私家文集所記爲正史所不載者不可勝紀蓋比於東漢之末季實猶過之無不及宋文丞相之死柴市也自銘其衣帶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嗚呼諸君子其於讀孔孟書而克以成仁取義也固信不虛矣論逆閹之熾艾黨禍之株連繼之以姦臣之翦剔不應有此也然卒得之斲喪酷烈之餘而其多且若是非必士氣新民風厚也蓋亦有所由致焉當春秋時亂臣賊子滋

廸矣孔子懼作春秋述先王之道明仁義之統魯衛之君不能用退而以其說教於洙泗化其道者七十餘人而已陵夷至戰國俗益陷溺孟子荀卿嘗亟明之而其說卒不著漢興一二大儒始稍稍明之而政教不純豪傑之士少不能特拔於流俗東漢光武首崇儒經明章以來相繼表揚立政造事致法就功大臣陳諫於君悉引經術爲斷敎明於上習成於下故致一代風俗之美獨隆千古自是以來千有餘年經訓雖存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學者復蔽於傳注無復有能明先王之敎以陶世者宋儒出乃實始講明切究揚搉而發揮之然後孔孟仁義之道大明於世雖婦人孺子盭戾之夫行可

不逮而君臣父子之大倫仁孝忠訓之大節莫不槪乎有以湛於其心虞道園曰先正許文正公實始表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故有元一代風教學術端平醕正無奇衺暴行明高皇即位首延禮儒臣宋景濂方希直等以牽師表優厚諸生親幸太學與諸生會食繼世未幾靖難兵起而忠臣義士殉國捐生義動海內魏晉以來未之有也孔孟之道明仁義之教洽也綿非程朱諸儒講說之詳有以啟沃其心使之素知節義之爲重何由得此乾隆閒黔人謝濟世上書備明人之尊朱子以私同姓故因請以其所撰經說易朱子傳注誕妄之人事不足論唐人尊老子則直爲同姓也而其治者彼

則卽謂明人以私同姓故尊朱子而收效若是亦足矣又何歎乎哉三代以降曌姓易號者不一矣而政教休明克侔一代之宏規者曰漢曰唐曰宋曰明顧漢人尙黃老唐人崇道教惟獨東漢及宋明人克明儒術此所以邁絕古今而足爲萬世法者在此世之鄙儒乃猶痛詆道學力攻程朱甚且以明之亾歸咎於講程朱之學是惡知天下古今得失之大數乎韓子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自古實多亾國而明之亾獨致節義之美如是吾故爲推其所由致以歸於孔孟仁義之教程朱講辨之功其誰曰不然往者

吾宗望谿先生言華亭王司農之承修明史也於吳會人士雖行誼無甚異者多列傳而他省遠方灼灼在人耳目者反闕焉又曰秀水朱竹垞得復社姓氏錄以其後事徵之死於布褐而無聞者十之三是則地處僻遠而史不及書名位卑微而史又不及書如余向所傳見於野錄稗乘及私家文集者不知何限而猶恐未盡然則馬君之勤勤焉蒐採博稽思欲以微顯闡幽也亦惡可已哉毛生甫曰渾雄精密於劉子政曾子固爲近

馬氏詩鈔序

余讀史嘗由宋元遡稽魏晉以上獨怪吾邑無達者唐曹松宋李公麟傳皆以爲舒產維明初姚氏方氏始大中葉以後

乃遂有吳氏張氏馬氏左氏數十族同盛遞興勃焉潛發而
且先後克以忠節名臣孝子儒林循吏光史傳者不可勝述
又若祖宗以文學起家妙能爲詞章而子孫世宿其業至今
四五百年繼繼繩繩淵源家法而益大其緒於是吾邑人文
遂爲江北之冠而他名都望縣恆莫能並葢山川靈淑之氣
發見有時而人事因之如此不獨祿位烜赫科名震耀聲聞
搢紳而已也曩在康熙初潘蜀藻輯龍眠風雅李芥須何存
齋輯龍眠古文率一姓各數人一人各數篇爲什雖繁而甄
采多闕葢一邑之徧非一家之集也近方氏子孫始有輯方
氏詩者乃合一族之作者而全萃之人至百餘詩至數千可

謂富矣余又嘗爲劉氏序澄響堂五世詩爲吳氏序芸暉館四世詩然皆弟私其祖禰未及旁宗今吾友馬君公寶輯馬氏詩成七十卷作者六七十人合選詩四千餘篇乃遂與方氏埒矣嗟呼吾邑名家凡數十族其子若孫使皆能爲方氏馬氏之所爲安在潘何二書不能備者不可總備無如其文之顯晦子孫之絕續有不能齊也惜哉昔曾子固言漢唐宋以來能三代以文章特見於世者代不過數人而吾邑方馬二氏乃宏延若是由二家例之他族特未成書耳而其數諒未必多讓是其功名顯濯旣媿於陳桓呂竇顧陸王謝諸茂宗而風流文釆又足躋鄴豐氏袁氏而過焉使子固見之其

歟美安何如也或曰桐城人文固極盛然獨望谿方氏明南劉氏及惜抱姚先生爲能接古作者大家之統海內偁引況論相與推服特尊其氏而竝偁曰方劉姚蓋日久論定無異喙矣方劉姚旣出則其餘誕章乖離皆可置之不足道吾以爲非也夫觀天文者覩日月之明而不能蔑恆星察地理者仰泰岱之高而不能剷廬霍且方劉姚自纂作者之籙而爲人子孫各顯其先祖之美其義固竝行而不偏廢余故因馬君之詩鈔爲著一邑源流之大旨俾來者有所攷而又以明天下事理無方而不容以一道隘之也

古音韻無部分之書漢人小學書既不專主聲李登聲類世亦不傳今人所奉守者獨陸氏之切韻而已惟切韻經唐人修訂用著爲功令唐以後遵之而莫知其非唐以前所以變亂之由莫知其所自於是古今音隔判然離爲兩而不相領雖列土方言閒有存者而時無子雲之精識好事孰從辨而識之近世有陳顧江段戴孔諸家追絕學尋墜緒迭興繼起馳精入神幾於補捉出八荒而後古音大箸偉矣哉縱世未信而其復古之功不可誣也陳氏作毛詩屈宋古音攷破宋以來讀古經未合而概委以叶韻之失造始捌通卓爾先覺顧其書多用直音於雙聲反切之源不箸又於唐韻分部之

失亦未究明顧氏始就廣韻分宋鄭庠六部為十部作音學五書於詩易皆讀以本音殫思眇慮博辨廣徵實為曠絕古今命世之作而江氏以為於三百篇之音猶有未合復分顧氏十部為十三部作古韻標準段氏後出參酌師說補顧江所未備訂平入相配之未確為十七部作六書音均表析支脂之為三部先仙為二部定侯為一部而以麻隸歌戈以皆灰从脂以佳从支結撰至思皆引馮據詳至精微而高郵王觀察以為其所攷入聲猶有失如以至霽二部為眞之入又顧氏誤以月曷等部為脂之入亦沿而未改屋沃燭覺四部从屋从谷等二十五字本侯之入聲而音均表以為幽之入

皆誤也於是分緝合以下九部爲二以正顧氏仍从切韻之非爲說四條立二十一部而爲之表自東至歌十部爲一類皆有平上去而無入自支至宵十一部爲一部或四聲皆備或有去入而無平上或有入而無平上去以九經楚辭爲準而不从切韻之例儀徵阮相國深韙其說因屬吾友南海曾君勉士依其類例作二十一部古韻余聞而疑之私論於吾友曰凡所以非古音者將以證古經音而非欲以施今用也苟經音既得則止非必尊古而卑今以矜爲苟難也夫唐韻固多誤而其尤甚者莫如九麻一部及虞侯蕭尤之相亂東冬屋沃之相承既經諸家之訂亦已明矣而王氏之分部辨

四聲有無定入聲分部其說又如此是經首猶未得也今吾子作韻將會諸家而定於一其將墨守王氏而遂已與抑猶有所證於經違棄而改非者與且王氏表弟立部而多不具字雖曰不用切韻之例而不能不用切韻之字今欲作韻與表體異亦與顧氏就經與唐韻爲之孔氏就詩而爲之之體異政當取切韻之字及其音而全具之弟移其部分耳若是則於二十一部所從之部之字之有所出入者將奈何夫絕學既早明君子不苟作願聞所以爲之之要君曰古韻大言當以詩易爲主王氏二十一部確核段氏爲密今固當主之然亦猶有沿段氏之誤而未易者如段以講从東爲弟九部

而王氏東弟一只注平上去而不言講韻當別入是同段以講爲東之上矣物韻段从脂爲十五部王氏脂弟十三只注平上去入而不言物韻當別入是又同段以物爲脂微入聲矣段以業爲弟八覃談部入聲王刪出緝部弟十六而又不注業合當在何部是亦以業合从盍同段矣竊按說文講从冓聲史記甘茂傳注講讀曰媾此古音也當入侯部易繫詞以質韻物則物質自當入至部商頌殷武業韻大雅棫樸楫及韻小雅皇皇者華隰及韻板之輯洽韻衛風芄蘭韘甲韻據此業葉楫及隰及輯洽韘甲數字以偏旁推之皆當在緝部此皆王氏沿段氏之誤而某欲僭易之者也至王氏又

有弟十五盍一部竊疑禮記盍旦卽鶡字當在祭部之部以
乏砭泛等字律之當爲凡入聲帖部爲忝入聲此又欲改併
而未敢決擅倘有待於推求者也余曰是皆然矣盍之專部
王氏因切韻之失弟箸入聲而不箸字固不以祭聲之害曷
同讀而盡於切韻十四字矣鄧嶰筠尚書曰盍从大聲與蓋
同當入祭部之入無疑又曰曷盍害同聲按九辨車既駕兮
朅而歸陳季立引呂氏春秋讀爲盍然則盍朅皆當入祭部
此當爲段氏十五部脂微齊之去聲音也朅字从去去讀羌
據切爲有疊韻而無雙聲今江南人讀去皆作甜音竊疑去
當作羌例切入祭部斯於固韻協矣悲回風固韻曙矣鵬鳥

賦固韻故度矣而柳宗元答天問以去韻恭疑揭與蛄怯等
字皆从去得聲而當爲祭部之入此說前人所未及未知於
君意何如或可采以備一說乎曷亦有憩音蔡澤傳唐舉曰
先生曷鼻徐廣曰曷一作偈今以廣韻祭部偈愒揭等字律
之鶡固當入祭部至之爲凡入乃顧氏舊說吾子其無所疑
矣君又因余之爲此大都以諧聲爲主其指事象形會意等
字無聲可諧者則以義非之又有雙聲得義如旁滂祖始之
類斷不能引陽唐部之旁入魚虞引魚虞模部之祖入之咍
則以偏旁非之又有以假借之字非者如檇不从雋聲入元
寒部而從公羊作醉李入十三部巇不从巘聲在儼严部而

从西都賦作嶃巖入談銜部皆其類也至如有訓義入某部
而韻不同者如竊淺也故古音轉注略以爲淺即竊之古字
然莊子竊竊皆作察察按竊从禼聲古文偰字自當入至部
此又不從雙聲而以假借非韻之例也然亦有不從諧聲而
从雙聲爲韻者如平秩借作便程而戜戴皆讀若秩即同失
聲在至部而不在耕青部要之多以偏旁爲歸如弼从㐁㐁
讀爲誓一讀若導一讀若沾余歸入至部者以弼重文从弗
汲之也余既得聞此因進而謝曰余於茲事始所謂未嘗覩
字例之條者而特以此爲古人小學之始功童子皆知而豈
可不知冀藉君書幸麤識其崖略以謝夫固陋而已今君言

若此其審辨精密允與顧江段王諸作並不朽於千載矣惜乎吾老矣精力就衰弗克從君講論而講辨其深賾之故矣聊道其本始大概以示讀君書者俾知其改爲之指趣而已

道光已亥九月桐城方東樹序自記云余既爲此說復覃思之去讀近倨切切韻既入九御若如吾說以揭蛣怯字例之當讀羌例其甜切不幾謂古人音有兩歧當何所从乎蓋古人有重唇無輕唇去讀近倨切重唇也其甜切輕唇也然後歎古讀羌據切雙聲疊韻兩得之兼輕唇重唇也如居之讀其今居入九魚其入七之四寅則揭蛣怯等字入十三祭亦不得謂之歧音矣

許氏說文解字雙聲疊韻譜序 代

許氏說文解字小學家形聲之書也書爲形聲作而顧汲汲於訓詁者蓋因聲求義義明而聲亦愈以無疑嘗攷其例以

疊韻訓者十之五以雙聲訓者十之一二如天顚之爲疊韻旁溥之爲雙聲明顯易知讀者皆曉惟其於注語積字長句中必有雙聲疊韻字以爲之主如神下云天神引出萬物引與神韻也祇下云地祇提出萬物提與祇韻也取諸同部以供指撝始屈子所稱元文處幽離婁微眇者後來引申學發其秘惟金壇段氏作註始明爲指出而意非專主遺義尚多余喜其能發微且可證余素論因推廣之旣於許書所以用韻之處有見其斷出於是而非苟焉爲之者於是按部尋索一一標舉積久成帙輯爲專書於以闡明許書疏通段說俾奧博之誼粲然復明於世復取各家注本聚相讎勘或猶有

未允者如妻字韻室當爲一部段氏旣以妻聲入十五部脂微齊皆灰又以至室聲入十二部眞臻先謂至讀如質聲若是者段雖讀疊韻而余書則不敢從不以不同部者誣許書亂古音也蓋許書教人因聲以求義余書則欲人因義以求聲知義之出於聲而聲以正知義與義之相比附而古音以明知許書之雙聲疊韻鑿鑿如此而羣經之雙聲疊韻無不可讀也已

許氏說文解字雙聲疊韻譜序

古小學之事形聲義三者兼併而聲爲易人之生也有先得於聲而後始辨其形與義者亦有同得於聲義而莫識其

形者故曰聲爲易也故兩漢以上無專求音之書蓋其時去
古未遠文字亦少皆有以得其正聲本音大抵假借譬況弟
曰讀若而已明矣世降而音殊所以讀是音者有按之心與
目而了然接諸口而茫然者則所以求是音也不能不爲書
以專著其事矣是故古人詁經解字弟使人因聲以見義後
人立部定韻又當知有因義以求聲是故魏世始有反語齊
梁始有雙聲疊韻唐人始爲切韻之書雙聲疊韻爲之體反
切以爲之用其於求音至精也故必雙聲之同而後韻之部
同不明乎雙聲之同而彊切以立爲部此古今韻書所以多
歧也雙聲疊韻者天地之元音也古人由之而不及言後人

言之而時有戾蓋古者人少而氣正敎一而風同故其音不相遠本天者多也後世人繁而氣亂氣亂而音厖學者雖立法以求之而不知反古以合天故多眩惑也故聲韻之學求之於古則愈合求之於後則愈棼是故自其不變者言之雖唐虞至今無異也自其變者言之則數家之說百里之遥而有不可同者矣是故欲通古義必先明古音而欲明古音非仍於古書求之則卒莫能得許氏說文解字主於形以解義之書也其於求聲不過曰某從某聲讀若某聲而已此固兩漢小學書之通例也近金壇段氏作注始於許氏所解說閒注曰某於文爲雙聲某於文爲疊韻某於文爲雙聲兼疊韻

然後知許氏於雙聲疊韻雖不名而言之而固已號而讀之雖不以之反切以非聲而實可因以得聲之原且其所讀皆古音其諧聲莫不取於其所同部學者尋其類例觀其會通於以識音均之原嚴而不可越則文字之音讀正而義亦無不昭而凡假借轉注交相用之故亦無不畢貫孰由其讀可以證古經音可以證魏晉以來之譌音與夫周沈陸詞諸人審音分部之不當舉古今輕清重濁弇侈緩急之所以殊者悉迎刃以解矣嗚呼可謂不苟作而至精微者也獨是許氏書行千餘年而曾無一人精讀而發其祕經段氏揭而明之遂成稀有奇特邈前世而未聞論者謂音韻小學爲唐韻所

敝昧沈霾千載直至　國朝諸儒始復大箸豈不信哉顧段氏雖言之而不爲雙聲疊韻專明其用其義猶晦而弗彰又其所言猶不無漏遺誤讀之處高郵王觀察曰雙聲疊韻之字義即存乎聲求諸聲則得求諸字則惑且鑿故作二十一部韻以明之此皆知主於求聲以明義特不知即古書專以雙聲疊韻明之之尤爲易明也葢不明雙聲則不能定所切之音而不求之古書則不知所切聲韻之或有牴牾故有雙聲非聲疊韻非韻者矣甚矣學問之道非一人之智所能畢其全功者也尙書南陽公名世應期維周作輔文羅武絡兼綜條貫而學海津逮附分不舍七志之外餘事及於聲韻補

解天授匪人所希其於近世諸家之書靡不畢窮周洽紺解求釋參伍出入纖毫必臻當其詣微獨獲有非成說所能囿非以攻瑕成詩雙聲疊韻譜不著一語昭顯窔密遠蓋毛朱近時顧孔既冠古今而獨出矣茲復取許氏書引申段注為說文解字雙聲疊韻所以發明許恉補正段說見於所自序者章畫志墨如列宿之錯置賤子恂慤向於此學未嘗識塗徒以相依之久時時竊聞緒論而性分有限竟莫能通弟以一孔之見測之竊以劉熙誤釋名因聲以非義孫炎注爾雅即義以非聲以今方之均若未逮此書之明著也二書輔行可使前之言雙聲疊韻者媿悔而不知近非後之言雙聲疊

韻者愉快而逸於捷獲絕學之明關乎運數豈偶然哉豈偶然哉道光己亥冬十一月桐城方東樹謹序

粵海關志序 代

廷楨承乏兩廣總督涖任之三年長白豫公來爲海關監督遠夷賓序賦獻通贍乃以其閒刱爲粵海關志惟粵地近海自昔稱商賈之湊逐末取富雖侈俗畜積足恃亦長利 國家隆富奄盡地媼公私之積九敘順歌粵關所入歲不過畡賦奇零而王政所建設守位聚人制用爲大故亦慎於天子之經費賈誼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余旣幸遭值嘉會又得兼董正厥務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榮懷之廋

倘與公其悲之

粵海關志序 代

古之論征榷者曰天地山海之藏豪彊擅之關市貨物之聚商賈擅之取豪彊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無專給於百姓之賦稅崇本抑末經國之遠圖也今征市糴稅之法統之於郡縣而鹽政又有專掌惟獨各關臨抽征商稅或設監督或歸各直省督撫兼轄分委道員領稽其務其職掌事例不同同於征商而已而粵海設關其事與他處特異蓋他處關征以物爲程不問商之爲何如人粵海則通易貨物抽解課稅皆責成於商其制略與鹽法相等一也他處關征不過內地

民人粵海所通皆諸番外國名曰市易實寓馭外控內之宏
規偶未盡善所關　天朝體統於恩威撫馭之方利害得
失之數甚鉅故不可忽二也他處關征客夠貨雜不相爲謀
粵海則出入貨物名色率有定樁定樁而外一切有禁三也
有此三異故與他處但務征榷者不侔洪惟我　朝
叅洽重熙聲教四訖航海來王占風受吏漸被之廣爲前古
所未有顧職貢有圖職方有紀而獨於設關建官之緣始阜
貨通市之科條僅存檔冊未有成書雖大經大法具載
欽定會典則例　皇朝通典通攷通志諸編而就一
事攷之終少專著矧法令條例因時制宜屢有更定日久事

積案牘塵坌不及時勒成一書箸明本事何以敷宣 聖
化昭示來茲道光十八年三月某恭膺 簡命來司榷務
於循例供職之餘近奉成規遠稽前事輒起纂輯之思爰與
鄧制軍怡中丞暨諸同官往復商酌僉以爲宜其議乃決爰
始籌備經費延請儒士卽於是年九月開局纂修成粵海關
志幾十幾卷類爲十四門每門之中又別爲子目小序按語
條分件繫粲然悉備大抵繁不致冗簡不致漏攷之 會典
具見法守之章程本之則例備知通變之權制援引諸書以
相佐證敘述詳確不敢鑿空虛談限斷嚴明絕不旁羼地志
梨梓既竣爰識其端末以弁篇首

粵海關志敘例

周官冢宰掌建六典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小宰均節財用以八成經官府曰聽取予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聽出入以要會九府掌受貨賄幣賦皆愼其出入之用司徒設十官治市以教商各掌其賣價之事司門正貨賄舉其犯禁之財物司關掌國貨之節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司馬九灋曰施貢分職制畿封國設儀辨等詰禁均守比小事大掌固分其財用受法以通守政職方氏掌夷蠻閩貉之人民與其財用制九服之貢各以其所有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

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
利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
形方氏掌制地域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匡人掌達灋
則使撫邦國反側以聽王命撢人掌誦王志以巡天下之邦國
而語之秋官大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
諸職大抵於九經皆屬懷柔之政故終其詞曰以論九稅之
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觀周之設官所
以制財用綏邦國者何其若是之縣重周詳也自漢初與南
粵通關市自是以後譯開九郡舟車輻湊矣而海舶猶未通
也據班志有譯長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所至國皆稟食爲耦
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是中國商賈入海往市而

夷舶來來也 海舶通市起於隋唐之際而盛於宋元明宋初置市舶司以知州兼使元置市舶提舉司衙其職守不過與茶鹽坑冶大使同倫明亦置三市舶司而以中官主政洪惟我
朝取外控內法制嚴明粵海設關以來或兼轄以大吏或臨督以親臣皆簡自
欽命崇其體統口岸譏察責諸舟師給照引水責諸澳丞撫綏按馭籌略大計主之督臣與周之六官大小維繫相與流通之意同條共貫蓋
聖主立法體大思精後先一揆有迴非前代之所及者今當纂輯關志之始竊仰窺
刱制之精發明斯義用以昭百王而垂範焉

宋潛說友撰臨安志載詔令於首然冠以前朝非尊王之義惟鄭居中等政和五禮新儀首列御筆指揮最爲足法今用其例恭載　列聖謨訓爲諸蕃通貢通市專由粵省而戒飭者用昭　國家綏南懷遠設官制用之大法兼示一書之限斷焉

國家一統之盛超邁前古諸蕃外國效順納款雖在萬里視道如咫然會同有館職貢有圖非一隅之志所宜侈載惟其貢道所經例由粵東者於其國土氏姓封號來貢歲月及昔由粵省而後改由閩省者悉撮大略以著粵關職幟至其事例詳載　大淸會典不復備錄其來貢之國壹以　國朝爲

限斷若事在前朝及歷代者各具史志別爲前載一門貢與市相因既嘉其君之嚮風亦給其民之求欲內地無須外洋之貨稅外洋必資內地之物用許之通市所以俯順夷情包容愛育覆幬之無私也故凡通市之國名來市之年載交市之事例互市之貨物以及夷船之制度數額皆臚於此篇至蕃夷住澳雖事始前明而現行無改與歷代市舶不同且爲關市之根本故不以入前事而載於此篇之首

周禮設司市十官皆因市而設有市則必有所以治之也兼領專設之攸差文武職司之分任品秩儀制之殊等及大小

總口設員委員之添裁胥吏書役之數額悉載此篇其遷除
去任之歲月入職官表
官以治其政令然非商不能成其交易十三行名號緣始與
夫事例條件以及商人報効　恩賞品銜悉載此篇至通
事之名起於周官即象胥之職於漢名譯長譯傳言語爲洋
漢交易不可少之用然究非官司故不以入設官篇而坿於
此
有市即有貨物有貨物斯有権估權估低卬無憑立之科則
俾有一定之制斯上下不惑宋初立法至輕其後屢以抽解
太重致形陳奏元世祖時凡瀕海諸郡與蕃國互易舶貨者

以十分取一麤者十五分取一明洪武詔海舶市易皆免征永樂時西洋剌泥國等來朝帶載諸貨與民互市有司請征稅不聽其後立法率至十抽其二萬歷季年中官李鳳增粵稅二十萬粵商苦累求免不得我　朝損益酌中凡則例之所開載歷有增除溯自乾隆五十一年清理關務條奏事宜以後遞年復有改易今以現奉嘉慶年新修　會典及戶部則例關冊爲準

既設稅額則有課額課額有正有羨道光十四年前總督盧公坤奏比較近年粵海關徵銀歲多至一百六十餘萬兩有奇而商民晏如外夷懽欣感悅爲振古所未有此皆由

列聖深仁厚澤涵濡培養招攜懷來所致雖於　國帑大
數無增毫末而財阜貨通均安無患固理人制用大經也參
價搭解每歲發運解京事例悉埒此
周官理財諸職皆謹其要會出入不獨職歲職內司會司書
也前科則課額皆以經其入也若大祥俸工食存留支給之
數內除澳門同知香山縣丞及武職營弁歸布政司奏銷皆定有均節之式事關奏報
句稽不可不當至若捐助軍需工程栽荒善舉一切在經費
之外者雖用數之仍亦不可不紀其實存備稽攷
會典及戶部則例於關市一類皆載有禁令誠以利之所在
弊實朋興不可不申嚴法制然如走私漏稅官侵吏蝕等弊

要皆各關通例非粤海專條粤海所嚴禁如夾帶華人與違
禁貨物出洋及販賣鴉片拖欠夷帳兵船駛入內港皆外海
洋禁之大者以其關於外藩比事督輯一以歸於市舶其在
內民夷雜居良莠混處或奧夷滋事或漢奸句引陰唆煽惑
恣爲不法在在皆須防範是故出入有譏去來有定種種明
文縣爲令甲不特俾夷商海賈懍遵天朝法度恪謹
毋違亦以戢內地商民使知劃一刑章森嚴難犯雖其職所
掌之巖吏地方有司而實爲本關專責固當特箸爲一門俟
有一官司則有一建置其時其地不可不詳識也凡廨署務
所建自設關之初省城大關澳門總口及各岸小口前山寨

文武官廨十三行夷館礮臺神廟等凡因關市而建置者總
爲一篇以別於地方及營伍之制
粤關所轄之地各郡縣皆有把截隘口不獨省城大關及海
舶所來與夫前山濠鏡黄浦虎跳門等地苟迷其方向則游
務莫辨各爲一圖俾開卷而千里如在几席焉
凡志書皆分史體史有紀志表傳地志有圖表志傳今爲榷
志有表有圖無所爲傳而歴任官司在位名數先後之次雖
在檔冊而稽覈爲繁惟譜之爲表斯一覽易顯
著書固宜知有限斷而不得其事蹟之本末則得失何據而
稽而事蹟本末有在於前朝者不得不溯其由來今立前載

一門爲凡有涉於貢市之本末者則載之然亦無取繁備寔
要闕入冗長也
志乘之書爲紀人物故有列傳而其傳多卽采之列代正史
政書非地乘之比於法不得立傳苟事績有可紀論議有可
采亦略采其事入於此篇至於諸蕃住澳垂三百年長子孫
恭教命其風俗物產語言文字誠亦不可不紀然究於權政
無關且印氏澳門紀略旣著爲專書此志不屬載此雜錄一
門爲實關係權政而無門可坿者入焉
右敘目通計爲篇凡十有四曰　訓典曰職貢曰市舶曰
設官曰行商曰稅則曰課額曰經費曰禁令曰建置曰地圖

曰官袤曰前載曰雜錄其同在一門而事頗較繁別爲上下

都凡爲卷幾十有幾其条目具於左

七經紀聞序 代

異之於余爲邑子又先後同學於桐城姚姬傳先生之門頗

余早官京師繼逐宦轍不克常聚然每鄉黨親戚及四方友

朋來談者多道異之之賢余固以熟識於胸中矣道光七年

余撫皖皖距江甯近因就延爲兒子師朝夕晤語則見其容

端其氣肅其論篤其行方其遇人和易不露圭角而中自嚴

厲信乎其爲忠信有道之德士也已居久之相得甚歡不特

兒子得所依而余亦多所資益辛卯春攜其徒入都赴試不

卒病卒嗚呼其可悼也夫異之於書無所不讀而皆能一一窮其竅要其發而為文雄淡浩達而簡嚴精邃曲赴乎法度汪魏諸家殆莫能抗行深為姚先生所許其詩綿情隸事拗意造言得坡谷朗峻爽氣鮮意近世詩家亦罕有到此者異之殁之次年余猶在皖既嘗為梓其文集今年兒子恆自都中寄來異之所箸孟子年譜一卷五經紀聞一卷四書紀聞一卷蓋友人梅君伯言以呈阮芸臺相國閱定者前有相國手墨數行道桐城方植之在署植之故與異之久故偁石友者也故遂屬為校勘余觀漢晉以來說經者互有得失亦互相申難苟其說足以扶經義而裨來學不妨並存以俟後賢

之擇從異之此書其精者直破二千年儒先傳注之誤亦有與舊義異而未甚允者取備一說焉可也異之有子能讀父書足世其家學歐陽永叔稱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異之殆足以當之矣

七經紀聞序

七經紀聞四卷吾友上元管異之同所著也儀徵阮相國江甯鄧尚書咸重許之歎爲通儒不朽信非虛美矣尚書前撫皖日旣嘗爲梓因寄軒文集茲又謀桒此篇東樹時適依幕府故乃命以校𠞰之役嗟乎吾安能校吾友之書邪吾友淹貫羣言好爲湛深之思嘗其得意視揚子雲若儕匹平生自

忖於吾友相距之遠中間始難以尋丈度量而又安能窺其區蓋邪雖然是書也吾友在日數以相視固嘗其商榷矣當時論說未盡今復審之凡其所致疑於朱子者於吾意多有未愉故既爲之釐定部帙勘正脫誤間坿鄙說其下以折衷之義理之公惟期非眞得是吾於吾友平生相期信咸不有制名之心固當無疑於所行也且人之學與年俱進朱子爲論孟集注屢加改定至老未已故多有與或問不合一者安知吾友若在不自改其初說柰何執其誤以遂其非也至以四書組鬮歸大中於禮記而以論孟坿五經改俑七經組鬮遵用相國意也劄記之書逐日賫輒不暇依經文次弟武進

臧氏經義雜記猶髣髴可見今悉爲要次取便閱者則從先
者校栞之職知非禮堂寫定故也相國之言曰其中有精覈
者十之二三有未妥者十之二三有人已所透發而此猶未
透者十之二三其所指不具詳弟以蒙所酌測如書流有五
刑寇賊姦宄般庚我王爲陽甲洪範錯飭金縢惟爾三王詩
凱風自召祖命禮記五帝五祀大夫遷而君從之自三桓始
經解周禮九簭職方建國九服職御征民論語不占而已矣
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王者之迹熄太公封齊追蠡夏
后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周徹爲兼行貢
助之名五霸曰韦等條實足以正向來傳注所未及康成攷

亭應且頷頤無論其餘嗚呼無媿立言也已

連山綏猺廳志序

郡縣志書能文簡事覈訓詞爾雅者率不多見見者十餘皆不出於秦論者以謂秦猶有黃圖決錄之遺故也而於秦志尤推武功朝邑此固近世之通議矣吾友姚君伯山雄文碩學兼秉彊敏理劇之才初令臨漳郎署循聲改官廣東知揭陽揭陽故號至難治之地伯山爲之甚有名聲威風旋擢連山綏猺同知綏猺設官僅逾百年屢有掛併康熙中有爲之志書者殊闕略不備且其時連山未歸同知專轄今伯山實始剏爲之余讀其書誠所謂文簡事覈訓詞爾雅不朽之作

矣顧其體例壹遵朝邑志余嘗論朝邑誠奇筆獨體例有未當然伯山既以成書不暇改爲矣伯山書嚴於限斷凡地與事之不屬專轄者不悉載入此志余旣病朝邑亦不取武功以其皆不諳史裁任意鹵莽類例分合無理也然余序伯山則有似對山之序五泉矣

重編張楊園先生年譜序

近代眞儒惟陸淸獻公及張楊園先生爲得洛閩正傳自陳湛不主敬高顧不識性山陰不主致知故所趨無不差而淸獻與先生實爲迷途之明燭矣先生嘗師山陰故不敢訶言其失然其爲學之明辨審諦所以補救彌縫之者亦至矣先

生實開清獻之先清獻尤服膺先生之粹願清獻宦成而功顯名德加於海內先生行誼著述前輩論說雖備而終不箸則以其迹既隱而其書又不克盛行於世學者罕見故也去年秋蘇厚子惇元自浙歸攜其全集來示且盛言當從祀孔子廟庭並鈔輯諸序文雜傳將以補年譜之闕疑東樹受讀卒業信悅服歎如凍餓者之獲饔飧布帛也因論儒者學聖人之道徒正固不及中中或不能純粹以精而純粹以精必在於明辨晳先生可謂淡語而全體之矣前輩稱爲朱子後一人非虛語也於是閒謁學使嘉興沈鼎甫侍郎啟告以宜奏請從祀並爲槧布遺書極蒙嘉諾且授以新刻陳古民所

訂年譜歸而細讀之惜其尚未盡善爰屬厚子重爲編次厚子固好學而尤篤嗜清獻及先生書者今以其所編來示實較陳氏爲得其要領昔劉伯繩譔山陰年譜先生謂其學問源流立身本末已備文集之外可以單行吾於茲譜亦云然夫先生學足於己行修於身豈在名之顯晦以爲損益惟其辨道闢邪繼往聖開來學則甚有賴於其言之存既賴其言而可不知其人論其世乎此年譜之作所以不容已也且自朱子而後學術之差啟於陽明而先生闢邪之功其最切者莫如辨陽明之失惜所評傳習錄不見然就其總評及集中所論皆堅確明著已足訂陽明之歧誤矣若非其全書讀之

其說歷在羅整菴陳淸瀾張武承之上因序年譜略論其大概於此道光丁酉十月桐城後學方東樹謹序

方望谿先生年譜序代

昔孔子於門弟子因材施教以裁其狂簡蓋於諸賢才分之所至無不周知而熟計之矣獨至使漆雕開仕然有意外未信之說何也上蔡謝氏論此以爲學人之才性可知者也獨其心術之微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程子論此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善乎學者不可不見大意也學不見大意則識器卑下志趣狹陋雖畢生勤劬用功其成就卒無以躋乎上歷觀古人莫之能遯也吾鄉方望谿先生少時自言

其祈嚮有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閒此其言雖若獮未臻乎極至而大意則已見卒先生後所成就實無媿斯二語可謂不欺其言者矣夫人智之多少以學爲齊而子貢論夫子之學不厭智在學先豈非由夫子十有五時志學之始已見大意也哉某薄劣不學而於近世大儒獨服膺張楊園及先生往時旣嘗爲楊園輯年譜矣茲復取先生續集家譜及前後諸公私集事言有及於先生者詳䅲詳攷成年譜一卷俾讀先生書者有所攷不惟發揮先生之學行亦庶以啟來學之識智焉夫闡揚絕業必待絕德之人而後能得其全而無遺惜乎某之非其人也書成序之如此以識余僭

且娩云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邑後學某謹序

望谿先生年譜序

自太史遷刱史法易春秋編年爲本紀世家列傳皆綜一人之本末始終而備著其行蹟異其等分而不異其事義遂爲後世史法相沿不可易之體及宋以來又有私家年譜之作年譜者補國史家乘所不備而益加詳焉吾以爲此仍沿遷史十表年月之法而易其形者也桐城名縣起於唐自唐以前人物罕登於史傳者逮乎明代而後桐城人文蔚出若忠臣孝子理學名臣後先接迹昭垂乎史傳昭耀乎耳目遂爲各直省名都望縣所罕能並統觀前後碩德名賢數十族而

於文學尤推方氏方氏在明則有密之先生在我　朝則有
望谿先生密之博綜淹貫靡所不通擅聲一代然以語文章
經學之廣大精微經世立事之宏綱鉅用實皆不逮望谿即
以古文一道論之能得古作者義法氣脈韓歐相傳之統緒
在明推歸太僕熙甫昔人號偁絕學惟望谿克承繼之實能
探得其微文大義不傳之秘以尊成大業望谿而後則有劉
學博海峰姚刑部惜抱學者宗之以比揚馬韓歐並偁曰方
劉姚翕然無異論夫三先生皆各以其才學識自成一家自
有千古蓋非特一邑之士而天下之士亦非特天下之士而
實百世之師以愚究論其實若從其多分言之則望谿之學

海峰之才惜抱之識尤各臻其獨勝焉然若置其品題就其經學義理以及所敷奏設施之實絜之劉姚則偏全大小裒然不侔卽同時若安谿臨川諸公比肩同志所謂如驂之靳然亦皆似不及之先生書在海內名在 國史後有知人論世者出自有衷論當知非鄉曲後生阿私溢美如鄭梁之序南雷南雷之序山陰也蘇厚子惇元沈精敏毅學行淡醨平日尤篤嗜先生之書以爲如先生者不獨超文苑炳儒林而其淑身經世之略用實有古大儒名卿之風 國史雖有專傳而行誼問學之詳未能悉備乃采合諸家傳記文字及其家乘而攷訂之爲之年譜俾天下後世備見先生所蘊之全

識大識小信乎爲斯文不可少之作書成來乞余序余淺劣不學不但無以窺知先生之萬一亦並不能究測厚子之蓄積何能序此固辭不獲則據其所麤知者而道其實如此道光丁未八月宗後學東樹謹序

劉梯堂詩集序

楚地盡江淮閒自蘄黃以東迤北訖壽春其山脈起伏蟠鬱千餘里舒曠雄遠自古以來多產賢豪英傑異士若老莊之道德屈宋之詞宗揆奇拔怪軼乎詩書不獨韜略武毅之儔也而桐城於地勢尤當其秀毓山川之靈獨多人文最盛故嘗爲列郡冠是故自明及我　朝之興至今日五百年閒成

學治古文者綜千百計而未有止極爲之者衆則講之益精造之愈深則傳之愈遠於尤之中又等其尤者於是則有望谿方氏海峰劉氏惜抱姚氏三先生出月久論定海內翕然宗之特稱其氏而配偁之曰方劉姚以比於古之班揚韓歐云方劉姚之爲儒其所發明足以衷老莊之失其文所取法足以包屈宋之奇瑰非特一邑之士而天下之士亦非特天下之士而百世之士也雖其人氣象不侔學問造詣不侔文章體態不侔要其足通古作者之津而得其眞無不若出於一師之所傳嗚呼豈妄偁哉豈妄偁哉非有眞人孰能眞知而篤信之居今之世欲志乎古非由三先生之說不能得其

門而三先生之學之或有顯晦則以得多傳人與否爲其候觀所以致興起及所以就微謝亦斯文絕續之幾也何必後世方氏沒近百年劉氏稍後之姚氏又後之及攷方姚之名四方皆知其門人傳業雖多然除一二高弟親炙眞知外皆徒尚其聲而不克繼其序劉氏名弗耀於遠而其說盛行一時及門暨近日鄉里後進私淑者數十輩往往守其微言緒論以道學自其波瀾意度以爲文及詩者不可勝紀將由高美者難幾近已而易能與抑成功大者道固廣與要有好學深思者必能知其同造於極同爲難至而非可以淺嘗鑠化也有斷然者也至其教之所行廣狹遲速雖殊期以得眞爲

本末可以一時之形迹定也吾友劉君悌堂海峰族裔也質性端愨踐履甚至其詩文宗述本乎家學夫躬踐履則言有物述家學則造必深宏非尋常文士所可及也已曩者悌堂在京師嘉興沈侍郎鼎甫以余名語悌堂屬其來內交故悌堂以其詩令余爲序余於是本山川表人物正學脈綜名實究終始以爲之言俾讀悌堂詩者知桐城文學之統緒得攷鏡其得失焉

古桐鄉詩選序

選詩爲總集蓋有權輿正攷父輯商頌其後孔子本之以删詩書自漢以來劉略班志阮錄遞顯集旣尋部而爲之一名

至於蕭梁而其體備至於李唐而其號槃或以體分或以代
斷或以地別綜絡始廣國文備矣桐城爲治蓋兼得漢樅陽
舒及龍舒地至唐始有今縣名學者所議舒析其北邊仍留
縣龍舒半併於桐爲南鄉樅陽盡東南至江選詩者域之以
一縣已區域之以一鄉滋區矣昔在康熙之世鄉先生潘蜀
藻爲龍眠風雅逮嘉慶時王悔生灼爲樅陽詩選茲文生漢
光戴生鈞衡又爲古桐鄉詩選夫樅陽猶統縣名若桐鄉縱
爲寬鄉在漢制不過百里然而二生不憚割而專之也匪私
其鄉蓋亦猶地別之義焉何者士生一方睹其地前世無人
物則慼其幸得之則欣欣焉以喜若夫有之益多且盛雖一

偏之隅或至於數十百人數百千篇則愈欲錄而傳之人情樂善之同固時有若是豈徒爲足揚山川之靈而誇耳目於四方也哉矧是數十百人者其行誼各有可紀此數百千篇其句之雄傑皆有可誦則其擅一鄉也猶其擅一國也苟擅一國極而進之卽可擅天下推之古今上下百世而無閒焉合之分之特其迹有異傻而非其實之有差數也諸子惟不以地自域故其域之也不可緄如水之瀾如日之容光充一而全可曰知也學者固於所見卑小鄉縣而以陋相詬病是謂言天文者不當異辰次絜地維者不必盡原平也是昧於細大之倪者也後有君子倘取吾說而繹其實焉可也自記云泚

處一段生而以為近隔余心媿之而
未能改記之以告學人須知其故

金剛經疏記鉤提序

受持此經深觀佛言及諸菩薩及諸入位上流大士大師而
歎昔人自修之功行及說法度人之功德如是其深如是其
廣如是其精密微妙如是其辛苦猛利教理各極行果俱元
如空生之起請彌勒之述偈無著之判住天親之斷疑圭峰
之纂疏長水之作記一理相承無少差謬各各文義鉤鎖析
及微塵秋毫甚矣昔人非道慎重虔誠其堅利觀照直與金
剛三義脗契未有小智小德輕心慢心不脫下苦麤障而冀
上淨妙雜氣浮心淺麤粗苟且從事者也自達摩東度單提

心印不立語言文字直指見性號爲頓門不踐初地而降心有道住心有方明佛心宗知其今古行解相應夫豈妄而非眞然向上諸佛菩薩聞思修證次弟位地及文字般若泯絕弗彰矣後之人欲非聖教懵闇乖隔夫孰從而聞之自是五宗相紹厥啟狂禪野狐外道擎拳豎拂各逞宗風蕩滅規矩緇褻科法未證爲證眞贋相糅未必非達磨之有以啟之嗟乎古今學術源流變革大抵如斯其始者本以利之及傳之久而失其統遂成大敝至若此經疏記結集淵博根究該備階差不失血脈潛通如甁翻水二誦俱亾堪與阿難埒勝顧以昏髦苦其文繁又如大濱之所科會標列辭名數目頗爲

繁碎迷人眼根陋於習氣茲欲易了姑從簡削移其次弟改其面目爲儍用心故也若其哲學務覽全文又疏王葉諸異本自云源派不遠信非虛語獨於三果往來之義因仍舊解非但迷誤亦至鄙淺乃千載憒憒雖諸菩薩亦未審諦姝不可解所謂聖人有郢書後世多燕說也今竊取姚先生說爲詮解之庶向來闇昧因得豁如矣

孫蘇門詩序

始吾讀木厓潘氏龍眠風雅固以歎桐城人文之盛矣後又見王氏悔生樅陽詩選暨吾門人文生漢光戴生鈞衡等桐鄉詩選不禁嬰然高望遠想而因以生其參汰也以爲桐城

山川靈淑之氣所鍾孕於一方者瑰異日新殫所未見若是其無盡藏焉天下名都大邑蔚然以能詩著望者有矣非其以一鄉一邑其人至數百千之多其詩至數百千篇之富如茲數君子之所選者亦可以觀止耳矣乃今讀蘇門詩於是又知有蘇門孫氏者也蘇門生熙雍之際其人已在前矣其詩卓犖秀傑有過人者乃王選僅載五言律詩七言絕句各一篇既不足以見其詩之所至又不詳其行歷其於存人存詩兩無賴焉揆厥所由則以先生死於客其遺文散佚又無子孫爲收拾以致寥落若是嗚呼其可悲也矣今先生族孫硎泉獨竭數十年之力爲網羅放失勤非近遠得此百餘篇

於籤牒湮沒泉朽蟫斷之餘謀爲鐫板以傳於世抑可爲感切而殷勤者也往者先生族中有名岣者係節愍公裔其詩才清警豪雋略與先生相埒余以姻戚故少時嘗及見之今亦以無子孫遂隻字無可覓處文字之傳託於人者甚重而其閒亦有幸不幸焉以孫氏一族而有若是則夫綜桐城數百十年數百十族而縣計之或多有若是者必不免矣惡在其能網羅所未見而以全著夫一方之盛邪雖然是特人事偶有差互而於山川鍾毓之靈固無歉也則卽蘇門之詩而推之益以徵桐城人文之盛之無盡藏也豈不然哉道光二十五年秋八月邑後學方東樹敘

官莊姚氏宗譜序

姚氏得姓於虞舜神明之胄炳然無疑顧自唐以前皆史傳者不多見惟獨唐以後乃大蕃衍耳攷其支分派別地各不同而同以吳興爲望則後世爲譜者貴近而遺遠之通趣也桐城之姚族有三曰麻谿曰苓潤曰官莊官莊之姚自以唐姚思廉爲所出之源原序偁其土著在山西後乃遷徽之婺源至元季有曰福三者始遷桐之官莊是爲官莊姚氏官莊之譜曾修於乾隆間迄今七十餘年其子姓㐬繁仕宦㐬起不可聽其闕而不備紊而無紀令某某等乃克糾其族人而續修之既成來乞序於余余惟譜牒之修所以尊祖敬宗收

於天下人心之所同無待於贊揚嘉美之虛詞獨爲審其本源之異同以別於麻谿苓潤者固亦官莊之子孫所當信以爲紀實云爾

璣珥沖劉氏宗譜序

桐城縣治之東北二十里曰麻獨山有市區曰周婆岡又北二里許曰璣珥沖皆田塍農民所居按字書璣珥玉之所以飾首耳者璣小珠之未圓者又爲測天象之器所謂璇璣玉衡也此地左距龍門之古剎右當龍潭之神異巃山挺秀於其前旗嶺繞峙於其後清曠幽奇其形勝亦靈區也雖受名之始不可詳而昔人嘉錫之義亦從可思也凡民所居得山

谷而秘得原隰而紆有山谷以含藏之而後免於洩露有原隰以蕃衍之而後免於消耗故能俾居者財產給足家室和平無餒凍之憂無瘋疫之苦閭此處風俗純樸無游手淫靡之習詢其左右前後聚族而居者多劉氏道光丁未有某某者輯修族譜來乞余序余覽其譜所序遷桐以來自一世至今十幾世雖無貴顯皆修身蓄德以行誼範其鄉以耕讀世其業可謂德門者也嘗慨譜系之繁始於秦漢之際自是以來悉多誣坿不可信沿及六代至於李唐其攀飾誣崇其誣坿益甚雖大名德之人往往承習此陋而莫之覺及宋歐蘇二譜出始嚴傳信之義而爲後世譜學不易之法又古今世

族之盛無若張王劉李蓋此四姓無代不有偉望勳位盛德大人今璣珥沖劉氏序其先獨於歷代諸名賢一無誣坿攀援之失即此已足徵其家風之純厚矣然則劉氏之先雖無貴顯自今已往必有文章膴仕非常之人以大振其宗者鬱之久者發必暢此實天道而山川之靈毓亦然璣珥之可寶貴詎惟抱空名而不旣其實乎此理之必可信而不爽者也則卽以璣珥爲劉氏之望以比烏衣馬糞之王東西中眷之裴可也

潛桐左氏分譜序

吾嘗論世本亾而天下之氏族遂湮其事蓋當秦漢之際秦

漢之際王者興於艸澤將相起於屠沽皆不能紀其先漢書載公卿名人獨司馬遷揚雄馮奉世三傳而已及魏晉之世重門戶辨族地以九品官人而其誣坿多不可信兼以種姓雜族而中原之氏族譌亂及至唐人最重譜牒而諸家世譜官爲修掌並私家撰述其書凡數十種而帝王之族且不可信此所以有元元皇帝之祀也其他新族舊族如河北崔盧江東王謝其可記者亦皆不能遠溯神靈之裔惟以郡望相高而已歷攷古今通賢之論無不以氏族爲病至宋歐陽公蘇明允作私譜始定以始遷之祖明白可信者以爲祖而後信以傳信乃卽於人心之安此雖似隘而近陋然不猶逾於

誣岈之愚者乎桐城在江北號爲望縣然自宋以前故無人物稽之史傳寥寥如也及明以來乃有世家大族數十百氏蕃衍迭興而就中尤以方左兩族爲之冠則以斷事忠毅兩公忠節照耀遠近故也顧斷事官卑名微而其子孫特最盛忠毅則功在社稷名在數史兒童走卒皆能道楊左事顧觀其私家譜牒亦無以大遠乎歐蘇而別有可法者今方且勿詳之左氏先隸籍涇縣始唐有難當公保障江南封戴國公廟食於涇其弟難定公隨之難定弟五子瑚公始遷安慶又十一世們五公復遷潛又二十六世爲傳公生卒逸其葬實在潛傳公子代一公奉其母遷桐城是爲遷桐之祖此據其

十一世侍御公及忠毅公子國棟敘如此當明崇禎甲戌歲也自是入我　胡子孫諡祭仕宦科甲諡祖行譜久未修令某等議續修之此固尊祖敬宗收族之常舉無庸修談獨潛山一族自傳公以上上溯們五公十餘世多不能詳勢不能強合今衆議潛桐兩族各分序其始遷可信之祖以爲信不必強聯爲一云夫不可知則闕豈非義理之正而人心之公斯亦足爲凡修譜而疑不能明者之良法也已故本其族人共議之說即書之以爲序自記云質確明白而已無文章也然自可存以爲信言

增根支譜序

吾宗之望在河南然自唐宋以來族姓蕃衍遍天下始無不

遷自歙始祖歙侯所受封邑也惟源遠而未盡分故有同
出歙歙而不同所遷之祖者遂別族焉宗兄四川冕甯縣知
縣璋以其所輯支譜請余爲之序其言曰吾族凡九大房自
七世祖廷獻公以下傳中一房中一房逮十四世太史公以
下凡三房而我繼善公實爲太史弟三房是爲璋之本支昔
在明萬歷閒明善公始剏修宗譜　國朝乾隆閒恪敏公重
修之迄今相距又數十年欲再重修而族董丁繁稽攷不易
猝未能集事是以嘉慶閒我叔祖治青公僅纂輯支譜而十
五世十六世以下已有不能詳載者璋今姑就本支見聞所
易周者輯爲茲譜以備異時大修之采輯名曰培根者先祖

讀書齋名也子爲我序其所由毋俾人疑余如私所出而忘其大宗焉者三辭不獲乃爲綜其事實揚搉而言之曰古今名德有大小其聞傳於世亦有大小聞傳之大小恆視所託以傳者之言之大小焉是故載德與功與世爲無極者莫如史其次則碑碣志墓記事之文見於一代作者之傳集其次則統志通志及郡邑之志又其次乃爲譜牒是故有譜牒所載而志乘弗及者志乘載之矣而名家碑志記事之文無聞焉碑志記事之文爛如而史傳仍弗及焉於是其人雖爲一時所崇而顯晦大小遂亦由此而爲差別若夫譜牒所載志乘亦載之志乘所載名家碑碣記事之文亦載之名家碑碣

記事之文識之而史筆亦載之又況淵源箸述絕學代嬗發揚振動雖微史筆亦自足以垂千載而不朽若茲譜所輯自斷事以來忠節孝烈炳如星日若明善若中丞若太史繼善理學名賢海內所共知豈同於無善而虛美之誣言也哉吾嘗觀南史其列傳王謝庾胡諸族雖曰國史不啻諸族之私乘焉及讀世所傳諸賢別集總集有不待讀南史而千載之下莫不習其人者然後知韓子所稱不待史筆而傳者之爲篤論也樹族自明初由徽遷桐今十餘世矣迄無貴顯者既與君不同祖而盛衰又縣絕故因序君之譜而爲本其郡望之源流以識吾宗分合之由有餘慨焉道光己丑仲冬月宗

愚弟東樹謹序

宏園雅集圖序 代

道光甲辰九月十九日會於西郊張氏之宏園是日俗謂之展重陽日陶公詩銜九日之名舉俗愛之洪容齋釋云陽九數爲老久義也舉俗愛其名愛久也若至於展日則益久矣是皆於古人多壽之祝有合前涪州刺史吳君年八旬巍然鄉老方以德行薰後進可謂賢者實爲大賓宏園者前南昌太守張君所營以怡其尊甫封翁者甲一邑之勝軒墀閎敞房序迴曲竹樹清華前一亭臨水面平幬於春時觀稼爲宏後負山如列屏蒔菊滿畦几案閒置盆菊皆滿繽紛聚簇五

色燦然雖秋卉也爛若春葩維時天氣晴䁾秋陽明麗賓筵
初設殽核錯陳觥籌旣接賓皆粹容有儒一生舉杯歆然朗
吟唐人崔曙九日望仙臺詩之末章以況余也夫淵明惟不
樂仕故以采菊飲酒自適余羈於此簿書鞅掌終歲之間非
若此一日之暇樂不恆多有何足以比陶公雖然古人仕止
各有際會亦不得壹以陶公爲概抑余有幸者昔漢任延以
少年爲會稽都尉會稽頗多士延皆聘請禮待有龍邱先
生志不降屈延遣功曹修書記奉謁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
龍邱先生心服乃詣府願受備錄今諸君不以某年少不德
而皆惠然自六十以上至八十以上凡十有四人于于畢至

幾比於宋洛社耆英之會張翁年亦八十神明溫粹顏渥如丹步履飲啖如少壯望而知為德福兼隆者其族兄封翁八十有三其姻親左翁八十有二皆葆性肆彊行不須杖惟余與太守年同五十有二儕最少戲用司馬溫公例得亦崱於會於是四美既具二難亦併一日之閒居然足以傲陶公誇任延紹洛社雖不足以堪之而謂不足以為樂乎爰屬工畫者繪為圖列序時人疏其齒爵俾各賦詩用以抒情抱昭示後人焉王右軍見人有以蘭亭序比金谷園序者則大悅古今人豈異情乎

攻媿集文錄卷四終